
海得拉巴 — GNSO -IPC 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 (RrSG) 之间的跨选区会议

2016 年 11 月 3 日，星期四 — 12:15 至 13:45 IST

ICANN 第 57 届会议 | 印度海得拉巴

格雷格·沙坦
(GREG SHATAN):

大家好，欢迎参加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知识产权选区会议。今天的会议内容将会录音。这是一个公开会议，因此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发言，各抒己见。

我希望我们之间会有很多共同关注的问题。实际上，第一个议程项目就是找到我们共同关注的领域。

我觉得找到这些领域可以为今天的会议开个好头。坦白说，我认为注册服务机构和 IP 社群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共同的兴趣。

接下来大家可以开始自由发言，因为应该没有人想要继续听我唠叨会议事项，也顺便让米凯莱休息一下，下面开始自由发言。

格雷姆·邦顿
(GRAEME BUNTON):

格雷格，谢谢你联系我们。注册服务机构很高兴能有机会参与本次会议。我们很喜欢这样有趣并且能够振奋人心的对话。

召开这类会议并找到大家共同关心的领域有助于推动今后的发展。

注：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本次会议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在我们讨论共同关心或关注的领域期间，如果有人有任何问题，请随时拿起麦克风发言。有谁想要开个好头吗？好的，史蒂夫。

史蒂夫·梅塔利茨
(STEVE METALITZ):

谢谢。之后增加到议程中的其他事项也有可能属于共同关心领域，但我想到的是我们在赫尔辛基稍微提到过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合规流程的透明度问题。

在 IP 和注册服务机构看来，合规部有时作为有时又不作为，有时会对具体投诉采取措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以供将来参考。

我不知道。可能你们的问题没有和我们的问题重复，但我认为会存在重复的领域，即使如此，拥有更透明的合规职能可能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随着艾伦·葛洛根 (Allen Grogan) 的离开，加上刚刚公布的消费者保护新职位说明，合规职能显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认为这是两个小组应该一起讨论的领域，或者至少两个小组之中感兴趣的人会从讨论中受益。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史蒂夫。在日常工作中，肯定有一些合规流程的内容是签约方不想公开的，但是或许我们可以将问题的范围缩窄一

点，然后找出 — 我非常想知道你们认为应该公开哪些流程，并用具体详细的方式说明，以便我们想出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

史蒂夫·梅塔利茨：过去出现的一个例子是，当投诉被驳回时，通常只是说 — 通常没有真正的解释。合规投诉或注册服务机构适当回复是给出的理由。

我们并不打算为此开设一个新的上诉流程，但是很想了解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这对我们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对于今后的投诉也将有所帮助。这只是一个例子。我想还有其他的例子。

我不是在建议大家想出一串例子，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深入讨论，也可以开始。

米凯莱·内伦
(MICHELE NEYLON):

谢谢。我认为，在减轻沮丧和维持某种程度的机密性之间存在一种平衡，这样注册服务机构和其他人才能解决报告的问题。

现在，假设你的沮丧可能来自你收到“事情已经解决了”的标准回复或类似的回复，因此，把它细分到某种类型可能会有所帮助。我不知道。

我个人肯定不会说：“噢，是的，使它完全透明化。我们可以公开一切。这很重要。无论如何都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知道这会成为每个人都很头痛的问题。

但是就处理事情的分类而言，可能会有所帮助。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要抛砖引玉。

格雷格·沙坦： 我是否可以插一句话。

米凯莱·内伦： 你确定要在我们之间发言吗？

格雷格·沙坦： 不，但是我至少可以补充小组讨论的内容。在我看来，如你所说，这份文件太过制式化了。它并没有告诉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就我的律师生活来说，这听起来就像是当你处理好双方之间的案子，却不让任何人知道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一样。“问题已经圆满地解决了，双方都没有进一步的声明。”

它的目的是告诉每个人继续向前，但却不能帮助理解，如果你是投诉方，你会觉得虽然自己是当事方，但其实并没有真正参与进去，而且你不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

我认为至少应该再多提供一层信息，才能让大家知道事情的经过。

米凯莱·内伦： 这也是我想要说的。我想我可以理解你的沮丧，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我会不时地向合规部报告问题，然后在六个月或更晚之后，得到一个答复说“这已经解决了”，但是没有任何解释，只是说“这已经解决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稍微降低一些期待值，可能会有所帮助。

与此同时，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公之于众，对我们分享信息和积极友好地与合规部工作没有任何好处。这些不好的事情确实见不得人。

格雷格·沙坦：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在麦克风前等待发言。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KIRAN MALANCHARUVIL)： 米凯莱，图片很漂亮。谢谢你在我们吃午饭时留下它。

米凯莱·内伦： 不客气。你知道的。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我认为将这个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视为真正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的一种方式，是考虑我们过去在关于适当回应的问题上产生冲突的方式，例如 2013 RAA 的内容，这造成了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认为，如果你考虑给我们更多的信息 – 没人要求注册服务机构把他们的丑事公之于众或者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注册人或其他人的机密信息 – 我们只想了解你们认为适当的回复方式，这在我们讨论透明度和合规性方面将有很大作用。

无论是进行分类还是从注册服务机构到注册服务机构的方式，只要你能提供更多信息，都会有所帮助，并减少我们向你提交请求的次数。

据我所知，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客户非常愿意更好地了解什么是适当的回复，以便他们可以停止向你发送不会得到回复的请求。

但是如果没有关于注册服务机构回复、其含义和定义的信息，我们无法按照你们的要求定制请求。

我认为一个共同感兴趣的领域是我们不想浪费时间要求你做一些你不会做的事情。你不想浪费时间阅读一堆不打算适当回复的请求，或者你打算适当回复但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的请求。

这确实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能打造符合你们要求的请求，至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并不存在任何争议。这是一个可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领域。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基兰。这是个好主意。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应该清理队列，并确保使用和得到的结果都对大家有用。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适合我们与合规部开展对话的地方，弄清楚合规部到底可以分享哪些东西，适合分享哪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向前，了解哪些内容会满足大家的需求。

就像米凯莱说的，这不只是一 — 玛姬回来了。你好，玛姬。我们自己的合规通知或信息常常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因此我觉得还有改进空间。

格雷格·沙坦:

我再补充一下，我们都想要知道应该如何更好地提交合规问题或向合规部提交问题，避免提出无意义的请求。

人们通过不断重复来学习，如果不能从经验中吸取教训，那么只会原地踏步。所以，当呈递通知时，我们要知道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归入滥用报告和回复方法的议题。

对我们而言，社群大部分是由良好的操作者组成的，但我们都有各自的狂热者，他们不一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有益。所以，如果流程越完善，大家就越能适应，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一起合作。

米凯莱·内伦: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你说的是不是 — 你似乎弄混了两个问题：一个是 ICANN 合规部对你提交的投诉的回复，另一个是我们对你以注册服务机构的身份向我们提交的直接投诉的回复。

让我们再分细一点。如果你对你遇到或认识的注册服务机构有任何意见，比如我或在场的格雷姆和其他人，如果你对我们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或质询我们：“你们做出的回复到底是什么意思？”

又或者你是否对 ICANN 空间中常用的术语有任何意见，比如“可怕的操作不当者”，显然没有人能真正叫出这个名字。但是如果你对不在场的操作不当者有任何意见，不妨直接说出他们的名字以便我们可以直接讨论，这样合规部就可以专心处理这些问题，不必浪费大量时间讨论对我们没有直接影响的问题。我认为这会有所帮助。

我不知道。我并不是要挑起战争。你是对我们有意见，还是对不在场的其他人有意见？我只是想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

格雷格·沙坦:

米凯莱，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我们把几件事混在一块儿了。或许应该先把它们分开。答案可能是“以上皆是”，但是说明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我看到基兰在麦克风前等待发言了。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首先，我要指出，我们应该在混淆问题上更加小心，因为讨论更具有争议性的注册服务机构滥用回复等事宜，可能会导致在某些共同关心领域方面失去立场，比如合规透明度。

关于米凯莱对操作不当者的看法，以及我们没有公开他们的名字并指责他们的情况，我们与客户之间一直对“操作不当者”存在争议，不是吗？对我们、客户、内部流程或实施工作而言，公开操作不当者的名字并指责他们是没有什么效率可言的，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使用内部流程进行处理。

我想我们对其有意见的大部分人都不在现场。我的意思是并非所有人都在场，但是我们知道如何跟出席 ICANN 会议的他们直接对话，例如，关于这个小组的具体内容，是吧？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想把可以进行对话游戏的流程当成独立的个体。我们想要制定可以公平适用于以下人士的政策：有律师资源，前来参加 ICANN 会议，认识米凯莱·内伦和格雷姆·邦顿，并且能够直接跟大家交流的人。

我们希望个人和小型机构也能利用公开的透明度和执行功能的政策。

让每件事物都建立关系的想法是好的，但我们是少数拥有特权可以在基于关系的情况下处理注册服务机构问题的人。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同样适用的政策和程序。

格雷姆·邦顿： 谢谢基兰。或许这是个适合继续讨论滥用报告议题的场合。

格雷格·沙坦： 在此之前，请容许我大胆的说一句，我有点不太同意基兰的看法，我觉得对注册服务机构提出投诉并公开操作不当者的身份，可能没有什么作用，而且还需要合规流程。我认为，或许应该鼓励那些一眼就能区分米凯莱·内伦和格雷姆·邦顿的人，他们应该也能感觉到，如果大部分都是优质的注册服务机构，那么他们便可以进行合理的对话，而不是提交投诉单。

人们想要加快办事效率，却过于依赖结构化的流程。就拿我做律师时遇到的情况举个例子，有时，我只是拿起电话，说了一句：“可能你还不知道，但是你的做法已经侵犯了我客户的知识产权”，然后就把事情解决了，而不是发给他们一封冗长的勒令停止函。很多时候当我接起电话，对方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很高兴你以这种方式告诉我，而不是把它变成某种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出现问题时，应该寻找和鼓励寻找更加成熟专业的对话方式，让社群中的每个人说：“你可以联络到大多数注册服务机构，他们会尊重并认真处理你的问题，如果你本身讲道理的话”，然后你要找到两边不合理甚至蛮横无理的人。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格雷格。现在我要转入滥用报告这个议题，因为它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背景信息，很多注册服务机构同意并正在制定一项协议，这或许不是最佳做法，但是这是关于一般目的滥用报告要求的一份协议。

我们制定了一份草案，但是由于添加的内容太多，所以文件十分冗长，大家都不太满意。后来又修订过一次，但结果还是不理想。经过第三次修订后，协议内容变得太过宽泛，并且没有足够的具体措施。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第四次修订。

我希望能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前分享这份草案。这取决于时差问题。

我要在这提出其中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注册服务机构需要讨论的问题，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看看这份文件是否列出了一般滥用报告要求。如果你提交了任何滥用投诉，该投诉应该包含规定的所有要求。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滥用，我们还需要一些额外的信息。

虽然我觉得这些要求很有道理，但是其他注册服务机构可能并不同意，所以我们将在这选区日进一步讨论“如果有人交齐了所有材料，一般会得到怎样的回复？”回复通常是：a) 我们确认已收到滥用投诉，b) 完成投诉调查的大致时间或一般需要的时长。

当调查结束后，如果我们不能对调查结果给出更多意见，我们将会做出回复。可能是执法调查，也可能涉及注册人安全问题，但是滥用报告流程需要更多透明度。

所以即使你一直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复，也不要担心，我们会做出解释。

格雷格·沙坦：

我很高兴听到关于滥用报告指南的进展，它也可以叫作实践手册，随便你们怎么称呼。我有一个问题，或许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新的，甚至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我一直在考虑，这就是文件问题。我们希望能以草案的形式提出意见，因为我们相当于方程式的另一半。

对那些发来一堆垃圾但却希望我们把其当作有效投诉的人，我们应该能够指出“不，你发来的东西根本毫无意义。”

我们需要掌握事件的进程，在文件里设定期望并指出问题所在对于避免过错大有帮助。实际上，这可能会在海得拉巴会议结束前完成，我想之后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了，可能还会花几天时间编辑一下，但是这已经很值得庆幸了。

米凯莱·内伦：

就滥用报告整件事而言，只需记住我们正在讨论多个空间，而不只是 ICANN 空间。还有我们正在运营的基础设施联盟。我们有一个小组，称之为“公共安全工作组”。

这个小组也将在 [MOG] 中讨论。APWG 也在关注这个小组。号码社群还在围绕滥用报告开展一些其他讨论，以及作为去年提交的内容之一的互联网辖区项目，也有一个草案报告模版类型。

但是众多工作中的其中一项便是规范和示例。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们提交的问题经常是这样的“这个 IP 地址有问题”，或者“这个域名有问题”，而不告诉你具体的原因、位置和其他详细情况。

比如以 MarkMonitor 为例。抱歉，基兰。马上就轮到你了。他们担任很多大品牌的注册服务机构。正因如此，我相信他们经常收到关于 Google.com 等的滥用报告。

我不期待你会在意，这没关系。但问题是这是两面性的。在接收报告方面，我们收到了关于 blackknight.com 的报告，这很有趣。

我们需要问题的具体示例，不要假设我们知道该怎么解决，也不要以为我们看到的情况跟你们一模一样。滥用资源的人非常聪明。他们会把目标精确到一个具体的 IP 地址、确切的 ISP、推荐者或者一些具体示例。所以如果你向我发送报告，我可能会回复：“我看不到。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就这样结束你的投诉。

在商标方面，有个人一直宣称客户侵犯了他的商标，虽然我们问了好几次，但是他却不肯告诉我们具体的商标名称。

这只是一些简单的例子，但是提供更多证据显然是更有利的。我们不可能擅长处理所有事情，所以有时只能结束报告，并告诉你“我们没看到。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请报告一些我们能够提供实际帮助的问题。”谢谢。

格雷姆·沙坦
(RAEME SHATAN):

谢谢米凯莱，受各位启发，在滥用报告实践文件中，有适用于使滥用投诉可行的半扩展式指南，包括截屏和上下文，以及注册服务机构用于了解事件经过的所有信息。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但是还有很多累赘冗长的内容。不可申诉的...

格雷格·沙坦:

废话。

格雷姆·邦顿:

废话。希望能尽快得出结论。大家可以进行头脑风暴，我们会在社群中传播，收到较好的反馈之后便尝试把它们纳入正规文件中。

它并不会约束所有注册服务机构，但有很多董事会的成员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希望我们可以实现并传播开来。

格雷格·沙坦:

谢谢格雷姆。即使只是作为一个教育工具，也是个好主意。再加上可以 — 因为我们要培训学员。有些原本心怀好意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还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还有很多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却怀抱善意的人想要更好的完成工作，但不清楚为什么无法从客户那里得到好的结果。他们可能不够细心或者刚刚接触这些问题。

如果可以通过专业组织发布适当的警告，让人们知道，并制定一些标准，我认为可以化解很多误会和误解。

在某种程度上，它让我们和社群可以 — 我们不会惩罚不守规矩的人 —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查看他们发来的文件，然后评论说：“天啊，他们真是白痴。”但是如果我指着某个文件说：“这份文件告诉你这个人是个白痴。”这可能会有用，不然你可能会说：“所以他们应该采取另一种方式，而不是这种。”

乔纳森·马特考夫斯基

(JONATHAN MATKOWSKY): 我是乔纳森·马特考夫斯基。能听到吗？

格雷格·沙坦:

有请，乔纳森。乔纳森，请你简单介绍你自己，因为很多新成员和刚刚回到会议室的人可能还不认识你。

乔纳森·马特考夫斯基： 请容许我简单介绍下我的个人情况。我刚刚加入 RiskIQ，主要负责降低全球品牌面临的威胁。同时担任知识产权副总裁。我是做律师出身的，也是[听不清]、雅虎和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的现任会员。

我非常期待参加这次会议。我的签证出了问题，所以我无法到现场参加会议，但是我一直很想亲眼看看大家。

我只想说我很喜欢这个议题。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投诉单号系统，很多注册服务机构都在使用这个系统，但是即使是 ICANN 合规部都没有将投诉单进行编号。提交投诉后，由于没有可供追踪的识别号，因此需要耗费一些时间进行识别才能找到。

对于已经提交识别号的注册服务机构，通常来自“请勿回复”邮箱，因此无法追踪了解投诉的进展情况和结案与否。

格雷格·沙坦： 乔纳森，我稍微打断一下。在海得拉巴会议期间，电话干扰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听起来像是有人在集会上发言一样，年纪大的人可能还记得，就像神秘岛游戏一样。就好像我们收到了一个关于如何解开谜题和继续闯关的信息，但却不能查看一样。

我们不太能听清你说的大部分内容，但是感觉你说得很不错。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把它添加到 Adobe 聊天中，方便大家阅读。很抱歉，这是技术问题，我们暂时无法解决。谢谢。

乔纳森·马特考夫斯基： 没问题。等我到了之后我会这么做的。我还在去参加会议的路上，所以无法访问 Adobe 聊天，现在只能通过手机进行电话会议。如果信号不是很好的话，我希望到现场再跟大家交流，稍后我会查看会议记录，以便跟上大家的进度。抱歉给各位带来不便。

格雷格·沙坦： 谢谢乔纳森，很遗憾你的签证遇到问题，希望能尽快见到你。我相信，这次会议的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继续对话，并继续流程。所以等我们听清楚你的意见后，希望它是整个参与流程的一部分。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前，你将会知道如何正确地说出我的名字。我认为滥用报告文件会进行缩减，在本周结束之间，会适当删减一些内容以便交付，而不是直接递交整个大文件，格雷姆，我知道你已经开始处理这个问题了。

就像米凯莱所说的，我们收到商标拥有者的重复请求，但他们却没有附上有关信息。

对于在座各位以及有幸在过去六年内参加会议的人，我们知道你们想从我们和我们的客户那里获得的东西，而我們也在定制他们的通讯或帮助他们定制通讯。但是显然与你们沟通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你们的核心要求，其实，如果他们提供的信息恰当的话，你们是愿意适当回复的，反之亦然。我不是说你们绝对会驳回。

而是如果你提供的模版与在史蒂夫创立的隐私代理小组中确立的模版类似，那就太好了。你很清楚，如果要做出决定，你需要从我们这得到什么，显然我们不要求你做出任何法律裁决或扮演法官或陪审团，我们希望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最初的裁决。

你很清楚你需要的是什么。但我们并不清楚你需要的是什么。是否可以将其纳入模版，并作为正在制定的文件的出发点，这份文件应该编写了一年多了吧？这是否方便你交付工作？如有需要，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帮助。

格雷姆·邦顿： 有些人批评说用时太长了，我也同意。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在各个方面，对吗？

格雷姆·邦顿： 主要是因为是我造成的，我没有时间处理，很抱歉。一般报告要求是“可剖析”、方便快速分享和讨论，所以这很容易完成。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隐私和代理说明披露框架的启发，因此，我们也可以实现。

格雷格·沙坦： 刚才提到了隐私代理，或许我们可以趁机过渡到议程的下一个议题，这样才能赶上议程进度，这个议题就是 PPSAI IIRT。希望不用首字母缩写词的人懂我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你将它纳入议程，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格雷姆·邦顿： 我不确定是否收到了 IPC 的直接回复，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应该会去。计划参加 PPSAI IRT 的请举手示意一下？没错，在场的很多人将参加。我想我们会参加的。我猜 IRT 将需要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我们一定会保持密切合作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还有任何想要解决的问题，但请确保我们可以认真完成，并找出如何回答一些难题的方法，同时保证我们能够重新整理政策问题，并且只关注摆在我们眼前的实施问题。

因为对于在 PDP 工作的每个人而言，有很多问题的讨论是无止无休的，所以最好把这些问题暂时放到一边，优先处理细节问题。

史蒂夫·梅塔利茨： 谢谢。我赞成格雷姆的说法。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在 PPSAI 工作组所做的工作是 IPC 和注册服务机构合作以推动发展的绝佳范例。

当然，存在很多实施问题，但是格雷姆关于推进问题的说法很有道理。我希望不用花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因为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格雷格·沙坦： 我们将把目标设定为两年到两年半。希望我们可以更快完成，让每个人觉得自己终于完成了一项创举。

还有一点，我们应该保持开放式的沟通，避免重复处理和孤军奋战的感觉。还有一个共同关心领域便是完成任务，并继续保持谈话，在必要时，还要克服一些更棘手的难题。

最后，我们还要达成共识。我们代表小组达成共识。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自己确实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几个月之后，就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了。谢谢。

格雷姆·邦顿： 太棒了。我不确定 PPSAI IRT 是否还有其他未讨论的事项。作为提醒，本周这里还将有一个工作会议和信息介绍会议，如果你的工作职责有关，你应当出席其中的一个或两个会议。因为据我所知，目前只有 PPSAI 有一个会议，所以这才刚刚开始，你可以随时插入和参与其中。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接下来轮到 IRTPC。注册服务机构最近向 GNSO 发送了一封信函，很多人可能还没看过，但是我们对一项称之为“IRTPC”的政策实施有很大意见，这项政策是关于注册人变更的。希望大家都能抽空查阅这封信。如果需要副本，请随时向我索取，我们可以共享。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注册人程序变更已经开始了，让我回顾一下，这个政策是 2012 年结束的。我不记得 IRT 结束的具体时间，但是大约是一年前结束的。本来应该在 12 月 1 日实施政策。

总体来说，政策挺好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具体实施，主要是该政策干扰隐私和代理服务，并且注册人程序变更已经开始，也就是说，添加或移除了某项隐私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为了转让域名而需要关闭隐私功能，那么该域名将被锁定 60 天。

我想到了其中的风险，如果注册人因为任何原因需要离开，他们的注册服务机构将被困在 60 天的锁定期，并在公开的 WHOIS 上公布信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已经与 ICANN 工作人员争论过实施问题，至少一年前就提出过实施问题，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然后实施就生效了。开始编写相关代码的人越多，这个问题就越让人头痛。

最终，我们希望的是在 GNSO 内部达成共识，因为政策没有提到隐私和代理问题，只提到了注册人变更，而我们所说的实施问题 — 再次重申，这只是实施问题，不是政策问题 — 我们可以将实施的特定环节移入隐私和代理 IRT，并希望可以在那里解决。

也就是让 GNSO 就此达成共识。我认为，这个机制最后会是 GNSO 向董事会发函说：“问题已经提出。我们赞成把这部分内容放到 PPSAI IRT，并在那里解决。”

我们需要确认，我们所做的是缩窄问题的范围，很明显我们的问题没有违背整个政策，我们的问题是关于注册人实施变更的，并且我们会确保尽量合理。正如我所说的，隐私和代理 IRT 正在实施，因此我们并没有把它们排除。我们应该尽快解决，不要拖延。有一个地方很适合。

以上是我对 IRTPC 问题的说明，有些啰嗦，但是我想知道 IPC 的看法。如果你们有机会读过那封信，请发表意见，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其中的一些难题，减少不必要的担心，我们也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们继续前进。

格雷格·沙坦：

谢谢，格雷姆。我们今天的确收到了这封信。它被放到了顾问列表上，但我今天只拿到了副本，我已经将其发送到 IPC 列表上。

在此之前我们的确举行了 IPC 会议，并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仍在消化中。我认为有一些普遍的共识，这似乎是一个执行问题，可能是过度执行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头看看政策的第一批原则，这些原则是关于域名劫持和其他注册人变更的，并确定如何重新关注这个问题。

是否还有其他人 — 不应该是我们一直在说，还有基兰，当然。说到这个发展方向，史蒂夫·梅塔利茨请讲。

史蒂夫·梅塔利茨
(STEVE METALITZ):

我对格雷格所说的没有太多补充，我要说的是，我理解为何你说 PPSAI IRT 需要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因为其中加入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之后会讨论。我还没有阅读信函，阅读后会给出回复。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我还有一个要澄清的问题。注册服务机构可以选择退出 60 天的限制，对吗？在那种情况下，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觉得我可能理解错了。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格雷姆·邦顿:

政策中有一个机制可以让你选择主动退出，并成为你的权限范围内的域名的指定代理。具体实施过这个机制的人可能解释得比我更清楚。从本质上说，如果注册服务机构成为其所有域名

的指定代理，会损害政策的完整性。它移除了部分自由裁量的权力。注册人将自由裁量权移交给注册服务机构，让注册服务机构拥有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权力，就好像突然之间，我们就成为了所有域名的指定代理，并且不用通知任何人。

女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听不清]?

格雷姆·邦顿： 有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詹妮弗·戈尔
(JENNIFER GORE)： 你的问题是什么？

女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你是否可以[听不清]

格雷姆·邦顿： 达茜知道答案，我看见詹姆斯也站起来了。

詹妮弗·戈尔： 你想回答吗？

女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听不清]

詹妮弗·戈尔： 是的。我将从 ICANN 工作人员的角度回答问题，现在先把发言机会交给达茜。

达茜·索斯韦尔
(DARCY SOUTHWELL)： 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政策问题，一个是运营问题。从运营角度而言，将隐私代理服务与注册人变更和其他问题分开处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格雷姆的观点而言，政策有些宽泛了。如果问题在于减少域名被盗，那么从运营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无法消除。我们不想要这样的权力。这也与政策一开始的目的自相矛盾。我们想在运营层面实施工作。这有帮助吗？

女性发言人
(姓名不详)： 有一些。我不懂的是，在范围缩窄的情况下，为何退出[听不清]信函会损害政策目标。

达茜·索斯韦尔： 因为技术不允许我们这么做。这是一类变更。在运作上，因为注册人变更而需要建立各种类型的流程 - 因为注册人的变更是一回事，但是有很多原因导致注册人信息发生变化。这是一项挑战。

格雷格·沙坦： 珍妮弗？

詹妮弗·戈尔： 谢谢。我来回答你提出的关于政策建议的问题，从政策角度而言，无论注册人的变更是否仅限于隐私代理，都不会明确禁止注册服务机构担任触发注册人变更的指定代理。

如果从政策角度回答你的问题，可以简化为专注于作为隐私代理的注册人变更，或定义为注册人变更的所有项目的指定代理。

米凯莱·内伦： 如何以一种更文雅的方式解释呢？整个政策制定流程都是为了解决围绕域名劫持的问题而做的。但是实施违背了所讨论的政策。让我们实话实说吧。整个指定代理事件不仅损害、嘲弄了政策，而且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造成了更大的麻烦。

当然，就理论而言，可以只针对特定事情任命指定代理，它不能解决问题，可能还会导致其他本不该发生的问题，像其他人

说的那样，让注册服务机构有权管理大部分我们认为妥当的事情。

我相信詹姆斯的发言会比我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一向如此。如果回到政策上，看看政策讨论并回到以代理隐私处理的方式实施问题，对于应该讨论和处理什么会有很大启发。

整个问题本来应该是处理劫持。我们都是代理，如果最后给我们这些东西，或许可以说：“我有 20 到 30 个真正的大客户，他们投资了很逗资金，但是普通客户只会看一下，检查完后还会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投诉我。但是排列组合实在太多了，多到我的脑袋要爆炸了。”

我不认为这是政策原本的目的。我觉得 IRT 偏离了正轨。顺便说一句，这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在发布最终政策和 IRT 启动之间存在很大的延迟，也就是说，很多一开始参与政策的人已经开始继续各自的生活了。这起不到任何帮助。谢谢。詹姆斯？

詹姆斯·布雷德尔
(JAMES BLADEL):

我来自注册服务机构，是 IRTPC 工作组前主席，这是我的错。每当我以为自己出局的时候，他们都会把我拉回来。

米凯莱说的完全正确。当我们设计政策时，就知道会出现一些边缘案例和无法预计的情况，我们需要找到应对这些政策限制的方法，否则它会损害行业内的一些基本职能，比如域名交易或 UDRP 实施。这也可能是变更注册人的另一个方法。肯定不

会有人想看到注册人说：“不，我不希望你这么做。我拒绝。”

我们想要找出所有边缘案例。对于我们暂时没想到的，会有指定代理来帮助我们。对于米凯莱的观点，实施已经朝着这样的方向进行，我担心很多注册服务机构会说：“只要有了对应的复选框，我就会成为相应的指定代理。我将为注册人做出所有决定，因为这比编写代码和制定程序容易多了。”

我们在这封信中说的是我们将重新审查此事。现在，最大的问题似乎是隐私代理服务。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并不是个新的想法。它是在我们讨论政策的时候产生的。我们应当把它放入所属的政策制定流程中，而不是让其处于当前的搁置状态。或许我们可以避免指定代理突然介入，然后解决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的情况。

我表示同意。我不知道存在这么多争议。如果有的话，也是我们和詹妮弗之间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最好统一意见，否则无法将 IRT 搬回正轨。谢谢。

格雷格·沙坦：

说到詹妮弗。

詹妮弗·戈尔： 我只是想重申下指定代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有权力批准实质变更，比如变更注册人。指定代理无权实际控制域名本身。

从 IRT 角度而言，我相信在之前的记录中也记载过，IRT 的很多成员都想把隐私代理或建议我们把该信息委托给 PPSAI IRT。我知道 IRT 也会提出这个问题。

格雷格·沙坦： 谢谢你，詹妮弗。关于信函的理解，我有一个小问题。在第 1 部分的最后，提到 ICANN 的观点与 2013 RAA 第 1.2 部分相矛盾，后者说 PPE 服务提供者不是注册人。如果我看的文件没错的话，2013 RAA 第 1.2 部分只写了“认可”或“授权”的定义。

格雷姆·邦顿： 可能是指隐私和代理的临时规范的第 1.2 部分。

格雷格·沙坦： 好的。那就不是主要文件。好的。

格雷姆·邦顿： 在文件里。在子小节的第 1.0 部分。

格雷格·沙坦： 好的。在子小节、子文件或子章节里。好的。

保罗·麦格雷迪
(PAUL MCGRADY)： 我可以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吗？有人说有可能继续你的生活。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

米凯莱·内伦： 我发现酒精很有效。

格雷格·沙坦： 关于如何继续生活，还有其他人有意见吗？这是个截然不同的
问题。为期 7 天的 ICANN 会议，有时需要两天甚至三天时间才
能达成共识。无论如何，我都很高兴能来参加会议。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议程的最后一个议题了，这个议题在
ICANN 第 57 届会议之后仍会继续，但最好不要拖到 ICANN 第
58 届会议。米凯莱？

米凯莱·内伦： 谢谢，格雷格。在你开始之前，我要强调一下，这是关于
IRTPC 的最后一个议题。在我们的成员清单上，几乎每个注册
服务机构都对此表达过担忧。我们已向 GNSO 理事会发函，所
以我们打算在本周的海得拉巴理事会会议期间继续对话。

我要问的是，IPC 内部是否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你们是否会转
头说“不，实际上我们不同意注册服务机构”或者你们同意我

们的看法，又或者你们也存在内部矛盾，或许你们应该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谢谢。

格雷格·沙坦： 谢谢你，米凯莱。我想这符合双边对话的要求，而不是总是通过 ICANN 发言。我们可以在 ICANN 或 ICANN 会议之间发言。

米凯莱·内伦： 我很乐意以 ICANN 的身份发言，通过或代表 ICANN 发言。我知道你也是。

格雷格·沙坦： 我有些害羞，不善言谈。另外，格雷姆，我已经检查过了。隐私和代理注册规范的第 1.2 部分讲的是隐私服务的定义。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会修改草案的。接下来要发言的是詹姆斯·布雷德尔。

詹姆斯·布雷德尔： 你好。谢谢，格雷格。简单说下安排和协调事宜，我们想在理事会会议中讨论达茜的信，如果你们看了理事会议程的话，议程内容相当丰富。可能会落到 AOB，我们都知道 AOB 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提出问题的最好时机是当 GDD 工作人员更新时，也就是明天。希望大家可以抽空看一下这封信。

格雷姆·邦顿： 很抱歉，我没有给大家留足够的时间。

格雷格·沙坦： 没问题，至少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且将会开展内部对话。如果我们还想指出其他问题，我们会这么做的。当然，如果我们打算挑毛病的话，我们会提前通知你们，方便你们做好准备。

我们应该不会这么做。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量身定制请求，如何利用其他资源实现目标。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不感兴趣。我不认为我们希望看到“啊哈”或“嗯，他们很低调地实施了”，因为我们希望如此。

我可能是错的。有些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至少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公开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认为现在我们可以彼此讨论或与你展开讨论，而不是间接的发送一些激烈的争论。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米凯莱·内伦： 我们现在说的是格雷格和格雷姆将成为死党和笔友了，是吗？

格雷格·沙坦： 当然。如果唐纳德·特朗普赢得大选，我们还会成为邻居。

米凯莱·内伦： 我见过他住的房子，那个小区不错。

格雷格·沙坦:

我很期待。如果住在纽约的话，你们可能会买我的壁橱。有人曾说过，我们像日本人那样努力工作，像俄罗斯人那样享受生活。

让我们继续最后一个议题，也就是在 ICANN 第 57 届会议之后继续开展对话。对于滥用文件，我们希望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之前，在收集评论和看法之前交回给你。与 IRTPC 类似，这不仅符合 IRT，还可以继续讨论有关事宜。

我很荣幸能担任联络人。理想的情况是，找到除了主席之外，我们可以给出每个特定主题的其他联系人，特别是那些在 ICANN 会议之间提出的同样重要的问题。你可能会发现小组中最积极活跃的人。

我认为，保持流程的进行是非常重要的。重申一次，如果提出问题，我们认为与注册服务机构进行对话非常重要，我们应该继续，反之亦然。

格雷姆·邦顿:

没错。实际上，我认为 IRTPC 对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能够彼此交流：“嗨，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在通知社群的其他人之前，让我们搞清楚我们都了解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都有问题，我们可以合力解决。”这就是对话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坚持做下去。

关于会议之间的问题，你是对的。我尽量把责任交给更多的人，所以我只是通向成功的道路上的名义领袖。我们或许可以

在主席中找到哪些是联系人，并确保当我们解决各种问题时，可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处理这些问题。

保罗·麦格雷迪：

格雷格，我们可以抽些时间回头讨论一些事情吗？我们有一个被忽略的议题，很抱歉在本次会议的最后才提出来。说到开放式对话，我希望本周能有机会以非正式的形式讨论这个议题，不是现在讨论，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不清楚要如何适应 IANA 移交后的世界。

在本周的 GNSO 理事会会议上需要讨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如何使用赋权社群的权力和所涉及流程有关。我知道几乎现场的所有人都很关心这个议题。这是一个对话与交流、达成共识的好机会。

我就不详细说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当你坐在吧台旁，举杯畅饮，或者有机会共进午餐时，都可以考虑这个议题。谢谢。

格雷格·沙坦：

谢谢保罗。很抱歉在单一对话之前和之后，我们整理议题时略过了这个问题。我们去掉了根据新的章程移交之后 ICANN 的生活会是如何的问题，在给予 GNSO 的新权力下，我们应该如何在该领域做出反应和进行互动。

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还有一些未确定的提案。我想我们应该继续。如果我们保持开放式对话，职能组织 GNSO 正常工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不只是理事会。而是我们所有人。是各个主席。是每个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每位成员。我们需要找到一起工作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在世界这个显微镜中，大家都知道 ICANN 是什么。尽管如此，当没有了身后的护网，我们是否还能支撑下去，并展示出我们可以进行更大程度的自治，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对话。让我们继续保持对话。希望能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上继续这么做。希望到那时候，它能成为一系列持续对话的一部分。谢谢。

格雷姆·邦顿：

是的。很好。一起合作。到时候，当我们讨论保罗提出的问题时，就知道结果如何了。我想会议差不多应该结束了。

米凯莱·内伦：

只剩两分钟了，到下一场会议已经没有时间了。显然我们要赶到下一个会议室了。

